

文峰塔

储吉旺

最近,朋友约我去乌镇谈生意,我也顺便得暇枕水乌镇,梦依水乡,品古韵诗香,优哉游哉,别有情趣。朋友说,这么大了,不要老是生意,生意由儿子去做,你要甘心当个花瓶,摆设摆设就行。朋友言之有理。我何尝不想水阁窗前景香茗,看小桥流水顿生诗意的风景,只是实在企业心底里时时装着市场销售,一刻都放不下。对于企业家和商人而言,商旅本是一家,走市场,也是旅游。抵达拥有7000多年历史的乌镇,我深深被那些石栏拱桥、深宅大院、过街券门、河埠廊坊以及河岸水阁所吸引,而沉醉。过去提起乌镇,总忘不了到大文豪茅盾故居参观,现在年轻人提起乌镇便是最先进的互联网AI。连各国领导人都涌到乌镇来参观学习,品尝乌镇的美食,习近平总书记更是登上乌镇的登高桥,高屋建瓴指出AI、新质产品是企业发展的方向……乌镇确实是值得一去的地方。

忽然到乌镇

方。漫步河边,让我想起,凡声书琅琅必有学堂,人声攘攘必有商场,翰墨芳香必有文人,水乡绝色必有游人,美女如云必有好色俊男。游乌镇,看枕水人家,真正赏心悦目。我与夫人和乌镇朋友一道坐船闻水香,观古桥,怀古之悠悠,见东栅西栅之水,碧波荡漾,清澈见底。乌镇朋友说,此水过去供老百姓吃喝,从河里提上来的,在水缸里放几块明矾沉淀一下即可饮用。水是香的一点不假。现在的河水依旧清澈明亮啊!环境是人类生存的源泉,我是办企业的,牢记公司既定的“环境是天,环境是地,环境是人,天地人不可欺”的宗旨。如果破坏环境办企业,将是犯罪。假设乌镇之水是浑浊、恶臭的,谁来游玩呢?在拥挤的游人中,先游岸和桥。导游介绍,每一洞古桥都有一段美好的历史故事。我在建于道光年间的拱形桥上,看到历经几代沧桑,桥面上坚厚的花岗石都被脚磨得光光的,而刻在石栏杆上某某出资捐桥的姓名依稀可见。我看到了人间美德,造桥铺路建凉亭,行善积德,是慈悲喜舍,是人间最美好的道德。虽几百年过去了,人民还永远记得他。导游介绍乌镇东栅有28座拱形桥,而在西栅更有72座拱形桥,独特的拱形桥,把乌镇两岸绘出了无比绚丽多彩的画卷。我边听介绍,边登上太平桥。桥的对面是一座古色古香的庙,据介绍,庙里当年奉有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像,百姓祈求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,保佑乌镇百姓太太平平。由于登太平桥到观音庙,求观世音菩萨保太平的人太多,政府为了安全,把观世音菩萨请走,留下太平桥和观音庙。这个故事让我思绪万千……人有慈悲心,一切才会顺。俗话说:“良辰不缺月色,寒来可拥暖裘。长歌有和,独行有灯。”游过几座拱形桥后。天色已晚,河上华灯初上,更加美丽动人。下码头坐乌篷船游河,别有风味。在我们游船前后左右,乌篷船上男女游客不亦乐乎,本来面容姣好的少女,

化妆后穿着演员服装,打着花伞,坐在船头,在华灯的照耀下,风飘飘而吹衣,把河面装扮得更加美丽。船穿过拱形桥洞,见每座桥洞两边,都能依稀看到对联雕刻,由于年代久远,很难看清楚。我问导游,这洞两边对联你能讲出来吗?她指着正要过的桥洞,对着依稀难辨的对联告诉我,这副对联是:“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,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”。实在是写得太好了,虽然不知道人、读书、慈善的重要意义,真正是警世恒言。每桥洞都有对联,每一副对联都蕴含深厚的人生哲理,虽历经岁月沧桑,但刻在桥洞内的这些文字永放异彩。此时,我又想起王阳明讲的一句名言:“为名为利,虽清浊不同,然其利心则一。”真是讲到点子上去了。匆匆游乌镇,东西两栅河。陶渊明讲:“归来去兮,非南山悠然。”相比而言,我更欣赏他的“纵浪大化中,不喜亦不惧”。旅游观光如此,办企业又何尝不是如此。

书写元旦

章麒

岁月匆匆,光阴如织,转瞬之间,2024将逝,如流水般消逝在无尽的时空长河。2025新的一年,犹如初升的朝阳,屹立于希望的起点。在这辞旧迎新的绮丽瞬间,我的思绪如浩瀚海洋,波澜壮阔,潮起潮落,无尽延展……朝霞暮霭,岁月如歌,历经风霜雨雪,我们坚韧不拔。2024年,恰似“千淘万漉虽辛苦,吹尽狂沙始到金”,每一步都凝聚着汗水与坚持;又如“看似寻常最奇崛,成如容易却艰辛”,平凡中蕴含着非凡的力量。我们逐梦前行,在风雨与暖阳中交替,回首往昔,路途坎坷,波澜壮阔。胜利之路,蜿蜒曲折,如同山间小径,时而迂回,时而前行。行者需怀耐心与毅力,方能攀越巅峰。生活宛如旅程,青山绿水,风光无限,疾风迅雷,暖日清阴,皆是自然之馈赠,亦是心境之写照。过往云烟,皆成序章。四季更迭,承载着无尽的记忆与期许。站在新旧交替的门槛上,我们满怀憧憬,迎接全新的2025,它正微笑着向我们招手,满载希望与梦想。当元旦的曙光划破天际,我们又迎来了一个新的开始,生命在时光的流转中愈发坚韧。元旦,不仅是时间的更迭,更是生命价值的重估与启程。新时代如画卷般展开,壮丽而锦绣;新征程如诗篇般激昂,气势恢宏。让我们以昂扬之姿,踔厉奋发,鼓起风帆,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进发。在新的一年里,让我们携手共进,创造辉煌,谱写新时代的华章。岁月如梭,时光匆匆。孔子河畔之叹,道尽时间之无奈与伤感。秦皇汉武,唐宗宋祖,纵使权倾天下,亦难逃时光之侵蚀。时间,这位最公正的裁判,无声无息地前行,吞噬着一切。然而,我们唯有顺应时光,安然度日,方能留下属于自己的痕迹。时光虽无形,却在我们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记。或欢乐、或痛苦,都是生命不可或缺的部分。回首过去,我们似乎仍在原地踏步;展望未来,我们唯有更加努力,不负韶华。人生不过是一场旅行,意义在于活着、前行、延续。记得卢照邻《元旦述怀》诗曰:

“筮仕无中秩,归耕有外臣。人歌小岁酒,花舞大唐春。草色迷三径,风光动四邻。愿得长如此,年年物候新。”全诗把新年到来后风光景致的变化和迎新的心愿,如数家珍般地跃然纸上。在辞旧迎新之际,面对新岁新景,诗人喜悦之情油然而生。元旦,既是灵魂的休憩站,亦是生命旅程的接续之桥。我们步履匆匆,穿梭于红尘繁华,静观庭前花开花落,轮回,仰望天际云卷云舒的悠然,品味人生百态,探寻生命最深处的奥秘。当新年的晨曦初现,红日被晓,于黎明前的幽暗中冉冉升起,万丈光芒洒满寰宇,绚烂多彩,美不胜收。我们惊叹于这宇宙间的绝美画卷,旭日金光更赋予了我们对生活无尽的憧憬与向往。我漫步于家乡广袤大地、阡陌乡道,四周风光无限,心潮亦随之澎湃。从懵懂的童年到青涩少年,再至沉稳中年,无论是风雨兼程,还是泥泞坎坷,每一次经历都仿佛铸就了生命的深度与广度,凝聚着生命的智慧与哲理。我轻轻推开那荒草杂生的祖宅旧址,步入那略显颓败的道地,往昔岁月如电影般在心头回放。那些模糊而深刻的身影与故事,在心间萦绕盘旋;时而令人感动,时而引人怅惘,终归于内心的释然。我,作为岁月的忠实记录者,愿将这一切编织成一部永恒的文字篇章,留给自己,也留给后世子孙。我流连于夜读的醉清风,随手翻阅那些挚爱之书,文学、教育、美术,琳琅满目,目不暇接。与古今中外的智者心灵对话,共鸣于心,风有风的低吟,雨有雨的轻唱,书有书的墨香。夜曲悠扬,不知从何处飘来,为这一整年的夜晚增添了几分温馨。我心中的希望之花悄然绽放。元旦,是祝福,是美好,更是期许。法国文豪莫泊桑有言:“人生活在希望之中。”诚然,旧希望破灭或实现,新希望便随之而生。元旦,正是希望之芽破土而出,美好期盼扬帆起航的时刻。时间如河,滔滔不息,无声地吞噬着一切。然而,我们仍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,“深则厉,浅则揭”。让我们回望过去,展望未来,以更加坚定的步伐,迎接新的挑战与机遇。愿家人安康、岁月静好,这便是元旦赋予我们的最美好意义。

新视界



网“红”公路 (周衍平 摄)

第977期 潘寿山景雁

阿娘

仇叶祥

阿娘,是老家对父亲姊妹的称呼。宁海人杰地灵,方言丰富,东南西北各乡镇腔调又不一样,对父亲姊妹的称呼可谓五花八门:有的地方叫嫜娘,有的地方叫姑或姑姑,有的地方叫姑母或姑妈,有的地方叫嫜或嫜娘……阿娘生于1913年,出生时虽已推翻了大清皇朝,但重男轻女之风仍在延续。阿娘小时候尝过裹足之苦。长大后,爷爷又遵循“田要近种,园要远送”的乡科,把她远嫁到30多里路外的加爵科。30多里路,在今天村村通公路,家家有小车的年代,算是近在咫尺了。但那时用双脚丈量路程,对裹过足的女人来说,翻山越岭、涉水过滩,行程30多里路,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。仇家在梅林街道西部山区,加爵科在宁海东北部的象山港边。这两个点,在县内都属偏僻,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,还没有通车,走亲访友还是靠步行。阿娘出嫁时坐轿到加爵科。坐在轿里,开始只觉得路途遥远,后来听见海浪撞击岩石发出的轰鸣声,让她感到莫名的惊慌。一路寂寞,一路颠簸,一路劳累,下轿后的阿娘早已辨不清东西南北。婚礼只是听从他人安排,自己就是个牵线木偶。因路途遥远,一双小脚行走不便,阿娘婚后很少回娘家。后来表哥、表姐相继出世,阿娘拖儿带女,回娘家就更是难上加难。

姑丈从小在海边长大,和阿娘结婚时已是船老大。姑丈渔汛期出海捕鱼,不捕鱼时在海上搞运输,闯过三关六码头,见过大世面,讲起话来大侃侃。公社化时,加爵科村叫红卫渔业大队,在学大寨运动中,被誉为先进渔村。姑丈夏天穿着香云纱到我家做客,见大人散发飞马牌香烟,那气势让我仰慕。阿娘远嫁他乡,姑丈又经常不在家,思念娘家之心更切。姑丈想了个办法,用舢板船把阿娘和儿女送到凫溪村,这样他们就可以少走一半路。阿娘难得回娘家,住就是几个月。村里有人跟爷爷开玩笑:你把女儿远嫁,本想省点口粮。现在可好,她带着儿女长住娘家,反而多贴粮食了吧!祖父含笑回答:贴就贴吧,总是自家的亲骨肉啊!祖父病故,祖居又被大火化为灰土。已成家的伯父和尚未成家的父亲,都在杏树村租屋居住,阿娘就很少来娘家了。解放后,伯父和父亲都分到了房屋,阿娘这才再回娘家看看。1952年,刚满20岁的大表哥要结婚了。我第一次去加爵科,那年才3岁。父亲用做生意的鲜篮,一只鲜篮装着随行物品,一只鲜篮里坐着我,挑着去加爵科。表哥婚后不久有了儿女,阿娘就更忙了,回娘家的次数更少。我13岁那年春节,和伯父的次子(比我大二个年),跟着来拜岁的表哥、表姐去阿娘家回岁。加爵科村坐东朝西,与西店街隔海相望。春节期间大小渔船回

港,停泊在村口的海滩上,船上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,尤其在夕阳的余晖下更为壮丽。姑丈家在沙滩边的高坎上,大道地有两条阡门,红石板的沿阶,鹅卵石的道路,两层楼的建筑是江南典型的三合院。那时姑丈与表哥还没有分家,一家十口住在一起有点拥挤。灶头间墙边的大缸里腌着咸带鱼,小缸里腌着咸鳊鱼,草包里包着白鲞、黄鱼包、乌贼包等,满屋鱼腥味。姑丈、阿娘见两个内侄到来,显得特别的高兴。表嫂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午餐。一桌下饭,以海产品为主,刚刚挑来的新鲜黄鱼,更是我的最爱。下午在表姐、表妹、表弟的陪同下,在村里转转,到船上看看,觉得到处都是新鲜感。第二天早上,先去看挑蛎黄。村口海边搭着草棚,棚边堆放着很多从海上拉来的蛎蛸。一群大姑娘小媳妇正在挑蛎黄,表姐也在其中。表妹、表弟拿来蛎蛸放在柴火堆中烤,烤到裂开缝道时,把蛎黄挑出来让我俩吃,这种现烤现吃的蛎黄,才是最鲜美的佳品。看过挑蛎黄吃过火烤蛎黄后,我们就去海滩玩。海滩上有很多人,不少是外地来的拜岁客,大家都怕冷穿着鞋袜,在退潮后的海滩上掘黄螺、海蛸,采苔菜。本地的半大人穿着高统套鞋,在海涂上钓鱼、河蟹。表妹和表弟虽比我俩小,但在海涂上捕捉各种海鲜的技术,让我们山里人刮目相看。

表姐长大后,出嫁到西店郑家。改革开放后,表弟也到西店街办厂,晚年的阿娘就住在西店街。阿娘86岁那年突发阑尾炎,表外甥把她送到县医院,我和表哥、表弟前赶到医院。医生在做手术前,必须要家属签字。面对86岁的老人做手术,表哥和表弟都拿不定主意。在我的再三劝说下,他们才下决心签了字。阿娘的手术很成功,出院后身体依然硬朗,她拜佛念经更加虔诚。阿娘98岁那年,表哥、表弟在加爵科为她举办了隆重的百岁寿宴。我和弟弟们代表娘家人,出席了阿娘的百岁寿宴,受到最隆重的礼遇。2013年初冬那天,我刚吃过夜饭,表弟从加爵科打来电话,说母亲病重。我立即联系两个弟弟,驱车去加爵科。见阿娘躺在病上,虽呼吸很不均匀,但她看不出痛苦的表情。我们叫她,她已不能回应。陪伴到晚上10点半,表弟劝我们回家,我们才依依不舍地离开阿娘。第二天早晨天蒙蒙亮,表弟来电:半夜12时刚过,阿娘就仙逝了。在整理遗物时,枕头下发现她的身份证,出生日期与仙逝日期竟是同一天。了解内情的人告知:你阿娘曾说过,共产党优待老人,她要活满一百周岁,做一个真正的百岁老人。阿娘出生在旧社会,生活在新社会,实现了活到一百周岁的愿望,无疾而终。那是她对共产党领导下,社会主义制度优越的最好见证!

东西

高华芳

回家会有一些背诵的作业。今日份是背诵《鱼戏》:江南可采莲,莲叶何田田。鱼戏莲叶间,鱼戏莲叶东,鱼戏莲叶西,鱼戏莲叶南,鱼戏莲叶北。“妈妈,我总是搞不清东西南北。”一开始我以为是方位。就跟他他说:“太阳出来的地方就是东方,太阳下山的地方是西方,我们房子一般都朝向南方,还有,你外婆家在我们县的北面。”小子被我说得一头雾水。在他的概念里,在他根本没有建立起来的方位的知识库里,突然地冒出来什么方向,而且是太阳升起的地方,外婆家的方向。那么费劲,那么枯燥。明白他眨着眼睛,表现出完全不明白的样子。“可是妈妈,我指的是这里的东西南北。”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,他看到的是书本上的“东西南北”。“为什么都是方向的意思,为什么这四向,我知道‘东’和‘北’,总是把‘西’和‘南’忘记。而且这首诗很奇怪,为什么是鱼戏东,然后是西,然后是南,然后是北?为什么不是鱼戏东,然后是——什么来着,是南,然后是什么来着,是西,然后是北?”经小年糕这么一说,我更头晕了。怎么解释呢?关于奇妙的汉字,关于远古时候,关于奇怪的那么一个人,或者是一群,把字一个一个地刻画出来,最后形成现在的字的样子。原本的汉字应该是非常漂亮

的吧,像一幅幅寄予了深刻意念的画。看到草地,用力用磨尖的石头在岩石壁上,一刀一刀地刻画出草的模样,看到羚羊,先刻画出羊角的弯曲,看到树,再刻画出身子和尾巴,别人又模仿这个人,刻画出其他字,越来越多,越来越多。当初的字,应该是带给当时的人一些惊喜,当时的人或许没有想到这些经过千万次变化,变成了如今小学生生需要掌握的字了。“东”,以前应该是一个“日”然后再纵穿一竖,再两边撇捺。于是我说:“以前的东写成这样,可能是跟日出东方有关吧。”“那为什么现在是这样写的呢?”哎呀,忘记了一件事:对于小孩子来讲,问题不是一个一个的,是一串一串的。“后来,因为笔画比较多,为了方便大家学得快点,就简单了点,就是现在的东字了。”“还有妈妈——”“等一下,咱们先把这首诗背下来好不好?”“可是妈妈——”“我们先背书?”我开始摆烂。“妈妈,等一下,我写几个字。妈妈你先不要看。”过了一會兒,他让我转过脸。“妈妈,我现在可以背了。”他拿着一张纸,然后开始,跌跌撞撞,把诗背了个大概,东西南北也没有搞错。“哈哈,妈妈你看!”小子把纸翻过来,上面依上而下,写了“东西南北”四个大大的字。“妈妈,我高科技吧。”依靠着这样的“高科技”,他算是把古诗背下来了。